



瞬间与永恒

——读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有感

郑凌红/文

二十四小时怎能凝缩“一生”？时间线性流逝，“一生”需岁月累积。但在茨威格笔下，这二十四小时成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所在。

当C夫人回忆那个改变一切的夜晚，她不是在回忆过往，而是在重新经历生命的全部震颤。这是一种奇妙的时间辩证法：最短暂的，成了最永恒的；最偶然的，成了最必然的；最外在的，成了最内在的。

那双在赌桌上痉挛的手，成了C夫人命运的转折点。茨威格以令人窒息的精确性描绘：“那是一只左手，被桌上丝绒衬得格外显白，饥饿、张开，痉挛

地颤抖着，颤巍巍缩回又伸出。”这双手不仅属于那个年轻人，更是命运的具象化——它抓住C夫人的目光，也抓住她的灵魂。在这双手面前，二十四年的道德教化、社会规训、自我约束，瞬间崩塌。这不是理性选择，而是生命本能对命运的无条件投降。

C夫人跟随这个年轻人，不是因为欲望，甚至不是因为同情，而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——茨威格称之为“命运的力量”。这种力量超越时间与理性，直指生命本质。当C夫人说“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”时，她正做着人最本真的事：完全、毫无保留地活在当下，活在时间之外。这种状态如此珍贵，足以抵消二十四年的平庸生活，成为一个人存在的证明。

追踪那二十四小时的轨迹，会发

现时间在此发生奇异的扭曲。时钟上的每一分钟都被无限拉长，充满感官细节与情感波澜；而当C夫人回顾一生，那二十四年几乎一片空白，被压缩成寥寥数语的背景。这种时间感知的不对等，揭示了生命的真相：重要的不是时间长短，而是时间密度；不是经历累积，而是经历强度。那二十四小时能定义C夫人的一生，正因它具备这种生命的密度与强度。

那个年轻人的背叛，表面是对C夫人善意的亵渎，实际上是命运送上的一份礼物。通过这次背叛，C夫人才得以全面接受命运——她不仅接受那个瞬间的决定，也接受决定带来的一切后果，包括痛苦、羞耻和失落。这种接受本身就是一种超越，一种对线

性时间的突破。那一刻，C夫人不再是被动存在，而是主动拥抱命运完整性的自由人。

对比C夫人二十四年前后的生活，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真相：那二十四小时不仅是她生命的高峰，也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真实。之前的生活是对它的准备，之后的生活是对它的回忆。这二十四小时像一个黑洞，吞噬所有时间；又像一太阳，照亮整个存在。当C夫人向叙述者讲述这个故事时，她不是在讲述往事，而是在重新体验那永恒的一刻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她战胜了时间。

现代社会将时间商品化，让我们习惯将时间视为可量化、可累积、可浪费的资源。我们用“打发时间”消磨无聊，用“节省时间”提高效率，用“浪费时间”指责自己。但在这种时间

观的支配下，我们常常忘记时间的本质——它不是钟表上的刻度，而是生命展开的场域。茨威格的这部作品，正是对这种异化时间观的深刻批判。它告诉我们：真正的生活不在时间长度的累积中，而在时间密度的爆发中；不在对未来的规划中，而在对当下的全情投入中。

当C夫人说“那二十四小时比我的全部人生更真实”时，她揭示了生命的核心秘密：不是我们活在时间中，而是时间活在我们中。那些真正活过的瞬间、被命运击中的时刻、完全投入的存在，不会随时间流逝而消失，而会成为永恒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超越时间的明证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C夫人的二十四小时，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的永恒。

在意象的帝国里安顿诗心

——《意象的帝国：诗的写作课》读后感

王丽莎/文

初遇《意象的帝国：诗的写作课》，我便被书名吸引。作为文学爱好者，我对“意象”一词莫名亲近且充满憧憬。但对于现代诗写作，我仍觉得高不可攀，望而却步。直至今日，在师友的鼓励下，我鼓起勇气学写诗，才真正翻开这本书，开启一场意象帝国里的深度游历。

作者黄梵既是诗人、小说家，也是南京理工大学教授。他举办过数十届诗歌写作班，培养了众多新人。此书正是他诗歌教学的智慧结晶。全书分四个部分，从观念到方法、理论到实践，从局部意象到整体结构与规律，既用理性手

法剖析诗歌奥秘与肌理，又借感性意象表达演绎，读来趣味盎然，为诗歌写作者提供了清晰有效的学习路径。

书开篇，作者鼓励读者打开思想窠臼，勇敢写出“最烂”初稿，留待后期打磨。他认为，可让潜意识自由写作，激发想象力、尽情发挥，同时运用“结尾写作法”找回方向与锚点。如此，理性与感性平衡，写作者的个性与创造力得以真正释放。这些理念，对徘徊在写作瓶颈期的我而言，不啻于一剂良药。它让我明白，学习诗的语言，不仅有益写作，更是一场文字与心灵的突围。

书中对“意象”的解析尤为独到。黄梵认为，诗的核心是意象。意象分两种：一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象，即“客观意象”；另一种是想象、内心的图

景，称为“主观意象”。如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，从“枯藤老树”到“夕阳西下”都是客观意象，但最后加上“断肠人在天涯”（主观意象渲染），情感与诗意便跃然纸上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又如诗人洛尔卡写分手：“丝带上有一字一行/我的心已在远方”。只有“心在远方”这一主观意象浮现，那条普通丝带才真正“染色”，充满凄美韵味。

由此可见，主观意象能突破事物与语言的束缚，伸出敏感的触须，染上情感与立场色彩，抵达言外之意。正确运用意象，能让单薄的文字灵动起来，为现代诗提供巨大的表达空间。

至于意象运用之妙，诗人埃莉诺·法吉恩的注解让我印象深刻：“什么是诗？玫瑰不是诗，玫瑰的香气才是诗；天空不是诗，天光才是诗……”这不仅

是定义，更是指引。书中引用诸多名句解析：“一只夜的手臂/伸进我的窗”，是错落模式引发的诗意跳跃；“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”，是陌生表达渲染的生机；“我曾倾听/海贝里面沉睡的摇铃”，是多义化与朦胧感交织的回响。正如诗里揭示的：诗意不来自世界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。这些美妙表达，赋予我们诗意的眼睛，让我们在纷繁忙碌中停下脚步，细腻感知被忽略的美好与深情。

记得儿时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虽不解其意，却在反复吟诵中醉心于辞章与韵律之美。年岁渐长，我被余光中的“月色与雪色之间，你是第三种绝色”击中心灵，在舒婷《致橡树》的姿态里找到共鸣，在海子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愿望中汲取温暖。那些年，我只是诗的旁观者。如今，这本书让我明

白，诗歌虽不语，却如静水深流，默默滋养心灵。如同“草在结它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，我们站着，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”，这何止是诗，更是一种理想生活状态。诗歌学习，让我看到在喧嚣浮躁的世界中，仍有一群人用心灵触摸生活，以书写感知自我，孜孜不倦地探索时代的深意。

王小波曾感慨：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”这本书于我，正是开启新世界的钥匙。它重塑我的目光，让我重新凝视、寻觅，发现文字背后更为深邃的风景，在意象帝国里寻得一方栖息之地，安顿那颗流浪的诗心。这不仅是一次写作突围，更是一场精神领域的重构——推开那扇门，我看见一个令人神往的远方。

《经济舱》：载我驶向诗意的新航程

沈文军/文

也许是做过生意的缘故，我对“经济”二字特别敏感，所以看到龚学敏的诗集《经济舱》时特别兴奋。2023年，我第一次读到龚学敏的诗集《濒临》，眼睛一亮，被他巧妙结合不同元素与想象，创造出新诗歌意境和表达效果的方式震惊。为此，我马上在网上搜索，一口气买了《濒临》《四川之上》《遇见藏地》《心有风马》《经济舱》，开始认真阅读、学习。

龚学敏是四川九寨沟人，中国当代诗人，现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、四川

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曾任《星星》诗刊主编。他的《经济舱》于2025年1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，据说书名源于他在机场候机楼完成创作。全书共170首诗，诗集中的“经济”被赋予多层隐喻意义，既指现代生活的特定场景，又象征“我们共同乘坐坐在人生旅途中的时代飞船”——地球如巨大的经济舱，人类在其中高速前行。

综观龚学敏的诗歌，正如霍俊明概括的那样：在空间、史诗、生态三个维度上深度展开，呈现出个性突出且带有整体性、方向性的写作面貌。

先说空间维度。这里摘录霍俊明对龚学敏诗歌的深刻体认：“新诗的‘新’，除了一百年前对应旧体诗有根本

不同，还体现在龚学敏不断革新自我，不断寻找诗歌中的新，他的诗与众不同，一看便知是龚学敏的用语。”比如《乌云》这首诗：“乌云把天空灰色的大衣，裹了又裹/读过的志怪小说，慢腾腾地/聚拢，赶路/像是它们自己操作的前途/一片黯淡/机舱里常温的脸谱，对着散装的光芒/有时，光芒们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/如同，感冒药中被捣碎的/两粒VC/空姐们一天天老起来，胭脂的费用/和年龄成正比，这一点，更像/我在空中默念到的一个怪怪的名词”。又如《钟声》：“比如除夕，钟声深藏了一年的刀/把凉透了的人世，捅得血肉无肤/寺院里的旧钟，成为遗址/留声机里的旧人。铜一直奔跑/至今无法歇息，春天只能与

它合拍/不可逼它说实话”。

其二是史诗维度。龚学敏通过故乡意识、空间伦理和地方性知识建立起近乎本能的精神视界，这使他的世界观以及诗歌的观察、话语、修辞方式都个性鲜明，如《商业中心楼顶的蓝花楹》《阴雨天的咖啡馆》《一座与清朝有关的老城》《壬寅端午菜市场》《冬日长街》等诗。其中，《冬日长街》写道：“天宣从地平线开始，和黎明一样/渐渐肮脏：一头扎进远处的汽车/成为粗糙的颗粒，让天空的胃/不停痉挛面对一条长街，我对飞过的鸟说/那是时间的枝/我们都是她的落叶/此时，太阳升起，我和鸟，以及汽车/的内心/还停在天亮前”。

再来说生态维度，这是《经济舱》

中着墨最多的，像《大雪》《江雾》《热带雨林》《树荫，街道，或者风》等诗。其中，《树荫，街道，或者风》写道：“树荫下扇拳头砸在街上，一段/黑影与坦途较量的杀伐声/被车厢一截截/载走/风格能够举例的地方，蝴蝶的/旗帜最小/也是方向/拖着街道奔跑的汽车。永远/无法脱下风的外套/即使风格停了。尸体们都会堆积在/刹车的前方”。

我读《经济舱》，是出于对龚学敏诗歌的喜爱。他的写作方法也是我近年努力的方向。我知道，受学识限制，我写的诗肯定达不到他的高度，但我仍在努力。《经济舱》开启了我诗歌写作的方向，我相信这会为我打开一片新的创作天地。

殿下藏宋韵 村志载万象

——《殿下志》读札

林家骊/文

2023年12月，温岭市大溪镇殿下村的村志《殿下志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。这是一部承载村落记忆、彰显时代变迁的厚重之作。

书中详尽考证了村名“殿下”的由来，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。殿下村以赵氏族人居多，这与南宋末年的历史风云紧密相关。南宋灭亡后，元朝疯狂屠戮赵姓宗室，赵姓子孙为避祸四散逃亡，台州各地，尤其是原黄岩、临海一带，成为重要避难所。明成化五年，太平（今温岭）从黄岩分县而立，境内已聚居不少赵姓族人。古代

皇子尊称“殿下”，殿下村村名大概率由此而来。如今，赵姓在村中仍占多数。至于最初是否有皇子迁居于此，是哪位皇子，已无从考证，但村志对这一历史谜团的探寻，勾起了人们对村落过往的无限遐想。

在政治方面，村志清晰勾勒出殿下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轨迹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村里成立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外围组织“抗日大刀队”，六七十名热血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彰显爱国情怀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地下党组织在殿下村悄然兴起，赵氏小学和德明中学成为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。地下党员赵任以学校董事长身份，在此秘密组织会议、部署工作，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党支部、村（大

队）委会、农会、共青团、妇女联合会、民兵队伍、老人协会等基层组织相继成立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村民先后经历土地改革、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、人民公社等重要历史阶段，即便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特殊时期，也始终在党的指引下艰难前行。改革开放后，殿下村迎来全面发展新机遇，各项事业蒸蒸日上。村志对党史资料挖掘整理极为用心，不仅核实革命烈士李修凤同志牺牲地点及临时墓地，还详细记录早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志愿军）的失踪人员信息，体现对革命先烈的缅怀和对历史的尊重。此外，村志如实记录了1945年侵华日军败退时窜扰殿下村的暴行，提醒后人勿忘国耻。

经济发展是衡量村落进步的重要指

标。殿下村的经济发展历程，是中国农村经济变革的生动写照。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起步，到“吃大食堂”、集体财产积累、集体农业劳动、粮食统购统销，再到畜牧业家庭养猪与集体牧场并行，村办产业、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，以及杂耍表演、木匠、油漆、石匠、赤脚医生等百工杂活的传承演变，每个阶段都铭刻着村民辛勤劳作的印记。改革开放后，殿下村的经济翻天覆地，工业、农业、服务业齐头并进，村民生活水平切实提高，实现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跨越。

文化教育是村落发展的灵魂。殿下村赵氏族人秉承“崇文重教、读书明理、敦本裕后”祖训，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。村志对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

项目“殿下莲花”介绍详尽，从起源传承、乐曲唱词，到历代传人、特点价值及社会影响，系统梳理，还收录谱、词资料，为后人研究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提供重要依据。

除上述核心内容，《殿下志》还设有“社会”“人物”“杂志”“往事钩沉”等篇章，内容丰富，包罗万象。这些篇章相互补充，共同构成立体、鲜活的殿下村形象。

《殿下志》编纂由村民自筹经费，未花公家一分钱。编纂团队采用“三结合”模式，由本村考出去的国家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、村干部、当地村民共同组成。他们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，不辞辛劳，广泛搜集资料，精心撰写文稿，确保村志真实、全面、权威。